

探索聖十字若望《黑夜》

論默觀中的被動淨化

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¹

聖十字若望的《黑夜》一書，自1618年出版了西班牙原文這最古老的一個抄本，時至今日，其翻譯的語言、註解、引申無數，它的影響力早已遍傳全球，而且所帶來的助益，亦化解了無數在默觀祈禱中迷失的人們。無疑地，聖十字若望已成為所有靈修者、甚至所有為人神師者的最佳嚮導。本文根據《黑夜》此書，分析聖十字若望如何解釋默觀，一方面探其神秘神學，二方面亦助人化解處於「黑夜」中的靈魂狀況，值得所有修行默觀祈禱者的參閱。

前言

聖十字若望的著作，在我們這個時代相當吸引人，除了許多以他的著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性論文外，還有比較通俗的書籍，試著用現代的心理、社會、宗教、神秘經驗等等觀點來詮釋，更加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影響。這些書多方引申，引人入勝，琳琅滿目，搏得喝彩，有助於許多人。不過，我願在此探索《黑

¹ 本文由加爾默羅聖衣會台灣芎林隱院的修女執筆、整理。1954年加爾默羅會來台建立會院，目前有兩座女隱修院，分別在新竹芎林和台北深坑。

夜》這本書的原初含意，幫助讀者把握聖十字若望單純地想要表達的重要訊息。如果有人正期盼達到與天主結合，卻又不得其門而入的話，《黑夜》真是一部千載難逢的奇書。其中的教導直指問題的核心，化解默觀祈禱中最隱晦的難題，聖十字若望是個最佳嚮導。他親手帶領我們經過黑夜的深淵，指出達到神性結合的捷徑。

本文分成三個部分：首先簡介《黑夜》的歷史背景，這部分資料來自《天主在夜間發言—聖十字若望的生活、時代和教導》（*God Speaks in the Night—The Life, Times, and Teaching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）²；其次探討其重要的訊息，即化解默觀靈魂的兩個危機階段；最後交代一下此書的多種抄本及中譯本。

一、歷史背景

「當若望仍是學生時，已被選為班長，這個榮譽的職務只給予最優秀的學生。他有責任每天在課堂上教導講解，協助教授解決提出的反對意見。³」

聖十字若望向來擅長於授課解惑，他深愛口頭傳授；可以這麼說，他寫書的目的不是為了出書，也不是要發表論文、研究心得；他的書是應邀而寫，為邀請者講解最困難的問題。《黑

² Kieran Kavanaugh, OCD, trans. *God Speaks in the Night—The Life, Times, and Teaching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, Washington, D. C.: ICS, 1991. Reprint, 2000.

³ 紀南·柯文諾神父（Fr.Kieran Kavanaugh O.C.D.）著，加爾默羅會譯，《聖十字若望》（台北：上智，1998），8頁。

夜》與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⁴（以下引文簡稱為《山》）都是「寫給我們加爾默羅山原初會規聖修會中的某些人，男會士與隱修女們。天主以特恩引導他們，走上攀登加爾默羅山的道路，他們是要求我寫這本書的人」（《山》第一卷序9節）。

當若望在埃加爾瓦略（El Calvario）和貝雅斯（Beas）時，他那深奧的詩歌、給團體講的道理，以及個別的靈修指導，都令貝雅斯的修女極其欣賞。她們不斷要求他，把這些東西簡潔地寫下來，於是他開始在「小字條」上，寫出自己的思想，並在字條下方附言：「勤加閱讀」。這是他開始寫書的緣起，不知不覺中，十字若望變成了一位作家。

十字若望從未想到要當個作家，也不想投身研究，準備發表專著；他的寫作，湧自每天的生活、祈禱、痛苦、愛和服務近人。探視貝雅斯隱院時，他做每樣工作：聽告解、在花園鋤地、砌圍牆、鋪修院地板、清理及裝飾祭台。在他的獻身生活中，種種不同活動的價值層次如下：修會生活、管理責任、靈修陶成及指導、聽告解、其他聖職服務、勞動及寫作。

從貝雅斯開始，寫作成為十字若望生活中的一個要素。這些著作顯示出他個人的內在生活、存有的深度，以及他的確信和渴望。他的寫作生涯始於貝雅斯，及其後在革拉納達（Granada）的十年。在貝雅斯播下的種子，得到了豐收的成果，在革拉納達，可說是聖十字若望寫作的書桌。他在那裡寫了四部著作、

⁴ 以下引文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簡稱為《山》；《黑夜》簡稱為《夜》。

一些詩詞、書信及其它文件。他感受到湧流洋溢的靈感，在革拉納達，他成爲作家，正如在托利多（Toledo）他成了詩人。

他所寫的東西，是他生活中的體驗、經過深思熟慮，並且與日常生活有密切接觸，其結果相當輝煌。四年內，他利用餘暇，完成了一系列富於靈修和文學價值的著作，其時，他正值四十至四十五歲之間。

聖十字若望在托利多寫了一些詩，在埃加爾瓦略寫了一些話語和小品。未到革拉納達之前，毫無跡象呈現出他有能力寫長篇大論的散文，解釋他的思想。結果令人大爲驚異，成果輝煌可觀，不只托利多寫的詩，革拉納達的神學註解同樣大放異彩。至於聖十字若望寫書的年代及方式，最好的見證來自若望·依凡哲立斯大（Juan Evangelista），他是十字若望身邊的跟班，在各方面做他的助手，也爲他抄寫手稿，他說：

「關於看見我們院長（十字若望）神父寫書的事，我目睹他寫所有的這些書；因爲，如我已說過，我是經常在他身邊的人，他在革拉納達這座會院內寫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和《黑夜》，慢慢地寫成，因爲寫書時有許多的干擾。」

他又說：「我發現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是在我領會衣之前，就已經開始寫了……很可能是他從那地方（埃加爾瓦略、培亞城）隨身帶過來的。不過《黑夜》一定是在這裡寫的，因爲我看見他寫其中的一部分；這是確定的，因爲我親眼看到」。他同時確認其他證人的明顯說法：十字若望已事先寫了些斷簡殘篇的資料，組合成這些大著作。

聖十字若望的親筆手稿絲毫不存，理由似乎不是失傳，而是他本人不願留存。所有蒙他題詞致獻的人，都沒有得到他的親筆手稿，他們得到的，全是另外的手抄本。所以，極有可能的情形是：十字若望自由地寫好稿子，在邊緣附上註解或修正，然後請祕書或抄寫助手謄寫完稿，而後便銷毀原先的初稿。

他題字獻書給那些與他生活共處的人，他們聆聽他的口頭教導，而他對他們則懷有母親般的關懷。他不只題字獻書給他們，而且把整個人都獻給他們，他所寫的書，即是不斷在生活中與會士們的接觸和交談。可以說，對他而言，寫書的工作並非艱辛麻煩的事，反倒是經驗與靈感的根源。他寫的是自己所說和生活的內涵。

聖十字若望寫書時，身負重任，瑣事不絕，團體的會士深知此事，全力合作。十字多瑪斯(Tomás de la Cruz)幫忙抄《靈歌》、依凡哲立斯大抄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；同時把筆記本借給隱修院，讓修女們抄寫複本，而安納夫人(Doña Ana de Penalosa)的家僕，也曾來修院好幾天，抄寫《愛的活焰》。

這些書是若望給團體講道的主題，耶穌·巴爾達撒(Baltasar de Jesús)追憶說：「我看見他解釋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給會士們聽，因為這些很難懂」。至於《靈歌》與《黑夜》，他一定也會這麼做。聖安德·依諾森西歐(Inocencio de San Andrés)作證，要聖十字若望寫下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和《黑夜》，是他極力堅持的要求。

自從聖十字若望在埃加爾瓦略和貝雅斯，「攀登加爾默羅

山」與「黑夜」這兩個名稱就連接在一起。他在那裡寫了〈黑夜〉這首詩，也畫了「成全聖山」的草圖。他加以解釋，複製多份，無數次地題贈給男、女會士。若望真是一位聰明且善用技巧的好老師，他運用視覺和曲調幫助學生記憶靈修重點，加強教學效果。這個小小的芥菜子，開始是個簡單的教學法，幫助團體熱心修道。事實上，這兩部著作的豐富種子，充滿了經驗和思想的論著，使十字若望成爲神學與靈修學的泰斗。

確實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和《黑夜》合起來是一部著作，有著相同的主題和規劃，分成兩個部分。因此可說，這是同一本書的上下冊。專研相同的主題與經驗、使用相同的語詞，所談的是與天主結合，藉著信、望、愛，相似基督。在天主恩賜的臨在中，持守心靈的貧窮，且在執持外物和內心的感受方面，保持超脫。

天主之母·若瑟（José de la Madre de Dios）曾說：「他們在日課經本中夾著一些紙片，上面是加爾默羅山的草圖，及如何攀登；道理談及達到至高成全，乃天主之僕十字若望會士繪製的」；「再者，幾乎所有會士都會背誦這首〈黑夜〉詩歌，他們常在飯後散心，或其他散心時詠唱這詩」。許多人喜歡〈黑夜〉這首詩歌，直到今日，仍不斷有新的現代曲調唱出這首名詩，聖十字若望本人一定也很愛它，從中得到無比豐沛的靈感，不然他不會一再反覆地用它來講解。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第一、二卷，分別註解首二詩節；到了《黑夜》，第一卷註解首詩節，第二卷又以解釋首詩節開始。在十字若望心中，首詩節的含意

顯然特別豐富。

單純的開始及其傳授風格，掩蓋不了若望的神祕經驗及神學思想。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和《黑夜》涵蓋深奧的靈修及神祕經驗，及對人的深度內省和觀察。他不只沿襲傳統，也加上個人的獨創，其著作呈現卓越的整合和系統。他運用系統神學及靈修傳統的學識，在這一切基礎上，創作系統化的綜合學說，論及基督徒的成全、與天主結合、跟隨基督及三超德。

他探本溯源，認出天主帶領人逐漸達到完全神化的方式與過程，使舊人逐漸轉換成新人，成爲一個真正屬靈的自我；從最初在乾枯黑夜的沙漠中的熱心，到在愛內完全結合的光明。確實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和《黑夜》由於其經驗和道理，已在後來的神祕學著作方面留下印記，直到今日，它仍是分辨真實靈修的權威判準。

「靈魂要達到成全的境界，通常必須先經過二種主要的夜，靈修人士稱之爲靈魂的煉淨或淨化。在這裡，我們則稱爲夜，因爲在這兩種夜裡，靈魂在黑暗中行走，彷彿是在夜中。本詩節所敘述的，以及本書第一卷所要談論的第一個夜或煉淨，涉及的是靈魂的感官部分；其次是心靈的部分，亦即接下來的第二詩節所述說的。在（本書的）第二卷和第三卷中，我們也要談論主動的夜；至於被動的夜，將在第四卷加以說明。」（《山》第一卷一章1節）

聖十字若望在開始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時，立刻交代了寫書的計畫。從上述這段文字中，我們能肯定，《攀登加爾默羅

山》第一卷談主動的感官淨化。第二、三卷談主動的心靈淨化，「至於被動的夜，將在第四卷加以說明」。我們知道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只有三卷，而且沒寫完就停止了；所以大家都無異議地確認，《黑夜》即是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所指的第四卷。

本會著名的學者佳播神父（P. Gabriele di Santa Maria Maddalena）認為，聖十字若望迫不及待地擱下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，著手寫他認為更重要的道理《黑夜》。這看法是正確的，雖然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豐富地呈顯其聖經、神祕學和神學的面貌，作者仍感到兩個不滿意：首先，因為他沒有確實地註釋〈黑夜〉這首詩，如他原先打算要做的；其次，也是最主要的，因為他還沒有敘述和解釋那些令人慌亂痛苦的經驗，這是許多靈修人士在成全的道路上必須穿越的。

「黑夜」這個經驗，構成本詩的主題，這是他寫這部書的主要動機，如他在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的序言中所說的。為此，他感到有股衝動，幾乎是被迫的，要寫一本新書，並且要真的切實註解這首詩〈黑夜〉。因此，出現了以《黑夜》為名的著作，寫了一年才結束，即 1586 年。

聖十字若望明白地說，很少人談被動的淨化，對於這個非常要緊的部分，他有很重要的訊息要傳達給人。這一次，他忠於原先的計畫，順著〈黑夜〉詩的次第註解，逐節逐行地解說。我們不難立即覺察詩和散文之間的和諧，融和其經驗、生動的內容及抒情音調。書的長度及劃分章節方面，作者並沒有按規則註解詩句。為了幫助讀者，本書的第一位編輯於 1618 年，將

《黑夜》分成兩卷，分別有十四章和廿五章。

二、重要的訊息

「黑夜」是聖十字若望使用的象徵。他說「夜，靈修人士稱之為靈魂的煉淨或淨化」（《山》第一卷一章1節）；又說「這個黑暗的夜，在此指的是煉淨的默觀」（《夜》第一卷註解第1節）。「夜即是默觀」（《靈歌》卅九章12節）。「這個（被動之）夜，我們說是默觀。要知道，按照人的兩個部分——感官和心靈——在靈修人士身上，導致兩種黑暗或煉淨」（《夜》第一卷八章1節）。簡單地說，聖十字若望談「夜」，其實是在談「默觀」。

聖十字若望在其四本書中，都提到默觀，出現的次數如下：

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	《黑夜》	《靈歌》	《愛的活焰》
第一卷：3次	第一卷：31次	47次	23次
第二卷：29次	第二卷：95次		
第三卷：7次	合計：126次		
合計：39次			

可以說，小小的《黑夜》，平均不到兩頁便出現一次「默觀」的字眼。所以，如果要深入瞭解《黑夜》，得先徹底明白聖十字若望對於默觀的解釋。

(一) 聖十字若望如何解釋默觀

1. 一道黑暗的光

「默觀的認識，對於理智是一道黑暗的光，如狄奧尼修所教導的。」（《焰》三章 49 節）

「正如聖狄奧尼修所說的，在今世中，默觀是一道黑暗的光。」（《靈歌》14-16 節）

「狄奧尼修和其他神祕神學家，稱這個灌注的默觀為一道黑暗的光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五章 3 節）

「由於默觀，理智有了對天主的崇高知識，因此，默觀被稱為神祕神學，意思是天主的隱祕智慧。因為此智慧對於接受它的理智而言是隱祕的。為此緣故，狄奧尼修稱默觀為黑暗的光。」（《山》第二卷八章 6 節）

當代教友知道，祈禱有默想、默觀之分。默觀似乎更高級些，有時聽到教友說：「我今天早上有做默觀……」乍聽之下，覺得很有趣。大致而言，默想是理智在工作，包括思想反省、痛悔修德，以求正思、正行。默觀則是休息，享受與主親密的境界。這是一般的看法，不過，聖十字若望的默觀具有更廣的範圍，他承襲教會傳統的說法，肯定默觀是一道黑暗的光。對我們東方修行者來說，由於思考模式的差異，很難明白這句話的深意；但若說是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，我們便能了悟其中的意境。至於說默觀是一道黑暗的光，直覺上，真的令人感到莫名其妙。

光與黑暗是對立的，黑暗中呈現一道光，實是很美的影像

畫面。這個畫面就是默觀，黑暗是我們，光是天主。我們和天主相遇，心凝形釋：心凝即是全心直屬天主，置身在天主，在光內；形釋即放棄所有非天主的一切，離開黑暗，接納光明，完全融入光內。

聖十字若望在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解釋：

「亞里斯多德說，正如太陽對於蝙蝠的眼睛是完全的黑暗；同樣，天主內最明亮的光明，對我們的理智也是徹底的黑暗。」（第二卷第八章 6 節）

天主的光對我們的理智是徹底的黑暗，意思是指人只能以不知之知認識天主，而不是以知道什麼認識天主。當靈魂直接以天主為認識的對象，體驗到天主時，「會在靈魂內保持凝視狀態。因為這是純默觀的，靈魂清楚地明白，那是不可名狀的」（《山》第二卷廿六章 3 節）。由於人對這浩然的超性之光，不可言喻，對人的理智而言，完全黑暗；所以「默觀」就如同一道黑暗的光，流瀉傾入靈魂內。因此稱默觀為一道黑暗的光。

2. 默觀被稱為「神祕神學」

聖十字若望解釋默觀時，總聲明「默觀被稱為神祕神學」：

「由於默觀，理智有了對天主的崇高知識；因此，默觀被稱為神祕神學，意思是天主的隱密智慧。」（《山》第二卷第八章 6 節）

「默觀也被稱為神祕神學，意思是天主的祕密或隱藏的知識。」（《靈歌》卅九章、十二章）

「默觀是神祕神學，神學家稱之為祕密的智慧。聖多

瑪斯說，此乃經由愛通傳且灌注給靈魂的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十七章 2 節）。

若不詳加探討一下這「神祕神學」的字眼，看來是同樣莫名其妙，不只看不懂，也很難了解這話的意思。其實這說法不是聖十字若望發明的，它有其背景，是神學家早已有的說詞。

神祕神學（Mystical Theology），是相對於士林神學（Scholastic Theology）而言的。當時的男會士都接受士林神學的陶成。士林神學，意指用哲學概念來理解信仰，以理智說明信仰和啓示，用受信仰光照的理智來透視信仰的奧祕⁵。聖十字若望特別說默觀是神祕神學，無非在提醒會士，不能用士林神學的研究心態達到默觀，爲此，他解釋這是「天主的隱密智慧」。

一切有關天主的神祕知識，無不經由默觀傳達給我們。

「默觀中，天主安靜而祕密地教導靈魂，靈魂不知其然。沒有說話的聲音，沒有任何身體或心靈官能的協助，處於靜默和寂靜中，於一切感官和本性的黑暗中。」（《靈歌》第卅九章、第十二章）

「經由默觀，天主隱密地教導靈魂，傳授給他愛的成全，但靈魂卻沒有做什麼，也不知道這是如何發生的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五章 1 節）

「經由本性的方式，無論以何等的智慧和高超的話語述說，沒有神祕神學的光照，則不可能認識和感受神性事

⁵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，《神學辭典》（台北：光啓文化，1998），33~35 頁。

物的本身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第十七章第六節）

「經由此神祕神學和祕密的愛，靈魂脫離萬事萬物和自己，上達天主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廿章6節）

士林神學以理智的運作達到認知；神祕神學則以接受天主的神祕光照、愛的灌注達到體驗，這就是默觀。為此，提及默觀時，他總是說「默觀是神祕神學」，意思是要會士轉換心態，不能像在做學問一樣地親近天主。

然而，這並不表示聖十字若望不重視士林神學；相反地，他靈活地運用豐富的士林神哲學的觀點，來講解靈修生活。從《靈歌》序言的第3小節可以看出。他對安納姆姆解釋：

「雖然關於靈魂與天主的內在交談，我引用一些士林神學的觀點，我希望以此方式對心靈單純的人講論，不會是徒然的。即使可敬的您，在理解天主真理的士林神學方面，雖非訓練有素；可是對於經由愛而領悟的神祕神學，您並不缺乏。而藉此，一個人不僅有所領悟，而且有經驗。」

3. 聖十字若望對默觀的看法

「默觀」的中文字義很單純，即「默默地觀看」。聖多瑪斯認為，默觀就是樸素地凝視真理。一般說來，我們想到默觀時，會偏重於想到我們要做些什麼；然而，聖十字若望對默觀的看法，卻比較著重於所凝視的對象。如同聖女大德蘭說的，祈禱不只是誦唸禱文而已，祈禱是天人之間的「關係」；同樣，默觀是天主與人結合的必經交往。聖十字若望樂於說，默觀是「一道黑暗的光」，強調默觀是「神祕神學」，他指的是默觀

的內涵。

簡單地說，默觀就是天主帶領靈魂達到更靈性的交往(《山》第二卷十七章 7 節)。聖女德蘭本篤詮釋說：

「這個默觀，不僅是接受聽來的信仰訊息，也不僅轉向只因傳聞而認識的天主。默觀是個內在的接觸，是對天主的一份經驗，能使靈魂超脫所有的受造物，也能高舉他，同時沈浸在愛內，然而他卻不知其所愛的對象。⁶」

可以說，靈魂開始體驗到和天主有主體際性的關係。天主不再是一個抽象的觀念、思想；祂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整個存有內。祂在，原來祂一直都在。默觀是與天主實質地相遇，「默觀的智慧，是天主對靈魂說的語言，天主以純靈對著人的純靈」(《夜》第二卷十七章 4 節)。

「在默觀或神性事物的湧流中，其本身不會給人痛苦。……其實默觀給予的是甜蜜和愉悅。其所以無法體驗這些令人愉悅的效果，理由在於靈魂當時的虛弱和不成全、他的準備不夠充分、所具有的資格和這光背道而馳。由於這些理由，當這光照耀靈魂時，他必須受苦。」(《夜》第二卷九章 11 節)

當靈魂沒有準備就緒，默觀之光臨於靈魂時，他必須受苦，這就是所謂的煉淨的默觀。接下來要談談這個黑暗的默觀。

⁶ Hilda Graef (trans.), *The Science of the Cross* (London: Burns & Oates, 1960), p. 89.

(二) 煉淨的默觀

直覺上，默觀彷彿是個美好的境界，人正享受著與主親密的交往，寧靜愉悅，好似神仙入定，渾然忘我。默觀確實有令人神往的這一面。不過，在進入如此超然物外的境界之前，聖十字若望主張「被動的淨化」，亦即煉淨的默觀，這是絕對必需的，毫無例外。

「這個黑暗的夜，在此指的是煉淨的默觀……被動地在靈魂內導致棄絕自我和萬物。」（《夜》第一卷註1節）

煉淨的默觀，實際而言，正是《黑夜》一書的主題。這整本書要談的，無非是這個能清除所有毛病的默觀。因為，

「靈魂無法徹底地自我淨化，除非等到天主把他放在被動煉淨的那個黑暗的夜裡……而在靈魂方面，則應盡其所能地，致力於成全，為使他堪當被天主安置在那神聖的治癒中。靈魂憑己力無法痊癒的一切，都會在那神性的治療中康復。……無論一個靈魂如何使盡全力，他仍然無法主動地淨化自我，竟致達到成全聖愛中神性結合的最小等級。除非天主親自下手，在那使靈魂感到黑暗的火中煉淨他。」（《夜》第一卷三章3節）

「除非天主親自下手」，這話說得多麼強烈！毫無例外地，靈修道路上，人人都要經過自我認識的痛苦深淵；而與主真實相遇的最真切感受，是自我認識，如同伯多祿由衷地說出：「主，請祢離開我，因為我是罪人」（路五8）。

「這個自我認識有如泉源，從中湧出他對天主的認

識。所以聖奧斯定對天主說：『主啊！請讓我認識我自己；那麼，我就會認識祢』。」（《夜》第一卷十二章 5 節）

「通常，天主給予靈魂的一切恩惠，都包裹在這個（自我）認識內」（《夜》第一卷十二章 2 節）。

呈現靈魂一切毛病的煉淨默觀，使靈魂痛苦不堪。然而，隱含在默觀中一股不息的愛與平安的祕密湧流，則會帶來完全的治癒。在痛苦、乾枯、乏味、挫折破滅、死去活來中，徹底根除靈魂感官及心靈的一切障礙和毛病。

（三）默觀的三個記號

聖十字若望的學說中，常被引用的一個部分，是辨識默觀的三個記號。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第二卷十三、十四章，述說「鑑定靈修人士是否已達到停止默想」。進入默觀的適當時機，他提出三個記號：1. 不能做默想；2. 無法專注於個別的對象；3. 喜歡在獨居中以愛注視天主。

《黑夜》第一卷九章也提出了三個記號，由於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第二卷所提的記號近似，往往被混為一談。事實上，這兩組記號不宜相混，因為所要辨識的，是不同的狀況。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的主題是主動的淨化 / 夜 / 默觀。其分辨記號的重點，是在什麼情形下，人可以放棄默想，留駐於主動的收心斂神、悠然靜坐中。當那三個記號都有時，靈魂可以安心，不用怕自己的靜坐是徒費光陰。

《黑夜》提出三個記號，用以分辨這乾枯是否來自這個煉

淨，或是其他的毛病。換言之，靈魂是否真的置身於煉淨的默觀中，亦即在被動的黑夜裡，我們可以下列徵兆做初步判斷：

1. 無法在任何事上感到動心，也找不到愉悅，缺乏對上天下地事事物物的興趣。
2. 經驗到煉獄般的痛苦，充滿負面的憂心，擔心沒有好好地事奉天主，感到退步、乏味。
3. 不能使用內在的感官（理智、意志、記憶）做默想或推理。

當靈魂百般無奈、了無興趣、牽腸憂心、無能為力，在這樣的處境中，上述的三個記號可以幫助他確定自己是在煉淨的乾枯中。聖十字若望說，靈魂這時「不要轉身後退，放棄所走的道路，喪失勇氣……因為天主已經帶領他們走另一條路，亦即默觀之路……凡處於此境的人，應該很有安慰，且堅心忍耐，不要憂苦，他們要信賴天主。祂不會離棄以純樸和正直的心尋求祂的人」（《夜》第一卷第十二章 2~3 節）。這是給予身處被動之夜者的指導，讓他們在憂苦中保持心靈的平安，接受這個煉淨默觀的寶貴恩惠。

（四）清除毛病

《黑夜》一書，第一卷共十四章，前七章「列舉七罪宗來說明初學者的許多毛病」，相當精彩，不只文筆生動活潑，而且深刻入微，讀來不禁令人莞爾，例如：

「有時，他們有意博取他人的賞識，看出他們的靈修和虔誠。為此之故，時而裝模作樣，弄出一些動作、嘆息

或什麼小禮節之類的。還有，有的人仰賴魔鬼的一臂之力，甚至神魂超拔，多半是公開的，很少有私下的出神。他們對此沾沾自喜，多次垂涎貪求，巴不得人人皆知，無人不曉。」（《夜》第一卷二章3節）

「（他們）滿載著非常稀奇的聖像和玫瑰念珠，時而丟開這個，挑選那個。現在變個花樣，忽而又變回原樣。一下這樣，一下那樣……有些人點綴聖蠟板、聖燭和聖人的芳名，活像孩子玩弄小裝飾品。」（《夜》第一卷三章1節）

「還有一些人陷於靈性的忿怒中，他們懷著焦灼的熱心，對別人的罪過發怒，指責別人。有時萌生忿怒譴責他人的衝動；有時甚至以德行的主人自居，真的怒罵別人……他們中有許多人，立下好多的計畫和偉大的定志。然而，因為他們既不謙虛，又仗恃自己；定志愈多，跌倒也愈多，而發怒更多。」（《夜》第一卷五章2節）

「有許多人非常的固執，苦苦哀求神師，許可他們做自己喜歡的事，最後幾乎是猛力強取，得到神師的認可。但是，當他們的心願沒有得逞時，他們傷心得如同小孩子，而且顯露出很反感。他們認為，不許他們隨心所欲時，就是沒有事奉天主。」（《夜》第一卷第六章第三節）

到了第二卷，他指出如同斬草除根，所有罪的惡習全都植根於心靈，「如同樹根一樣，仍然存留在心靈內，感官的淨化無法達到那裡」（《夜》第二卷二章1節）。在此要清除的毛病是更深的層面，如同現代心理學指出的、深藏在潛意識中的傷痕，

必須得到完全的治癒。第二卷不像第一卷一樣列舉這些毛病，只特別提出一個進修者易犯的不成全：

「有些人非常容易在感官上，體驗到很外表的靈性事物，他們比我們所說的初學者碰到更多的阻礙和危險。因為，由於他們在感官和心靈上容易得到如此豐富的靈性通傳和領悟，時常看到想像和心靈的神見。因為這一切及其他愉悅的感受，多次發生在處於此境界的人身上，魔鬼和他自己的幻覺時常戲弄這些靈魂。還有，由於魔鬼經常樂於唆使靈魂，刻印上所謂的領悟和感受。如果靈魂不謹慎小心，放棄這些神見和感受，且以信德熱心地防衛，他們極其容易陶醉和上當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二章3節）

「因為處於此境，魔鬼使許多人相信那些假的神見和預言。在這裡，處在像這樣的情況中，魔鬼設法使他們自以為天主和聖人和他說話，導致他們多次相信自己的幻覺。正是在這裡，魔鬼慣於使他們充滿自負和驕傲。還有，由於虛榮和妄自尊大的迷惑，他們以活像聖人的外表舉止讓人觀望，例如出神和其他的展示，甚至膽大包天，對天主傲慢無禮，喪盡聖善的敬畏，而這，本是諸德行的鑰匙和衛護。有的人往往增加如此之多的瞎話和欺騙，他們對此習以為常，根深蒂固。真令人相當懷疑，是否他們還能回頭，重返德行的純潔道路和純真的靈修？他們陷入這些不幸之中，係因對於這些心靈的領悟和感受，太過有把握，這正好發生在開始要在這條路上進步的時候。」（同上）

進修者比初學者面臨的風險更大。初學的清除工作如同斬草，除掉的是毛病的表面，如果沒有徹底除根，所有的毛病都轉移到靈性的層面。「他們是如何的無可救藥，因為他們自視為比初學者擁有更多的靈性恩賜」（《夜》第二卷二章4節）。

他們貪愛神祕經驗，如同貪愛物質的東西，「如果不用淨化之夜的肥皂，和強效洗潔劑除掉它們，心靈無法達到神性結合的純淨」（《夜》第二卷二章1節）。

（五）初學者、進修者和成全者

聖十字若望沿襲已有的傳統，以初學者、進修者和成全者指示處在不同靈修階段的人，以之與煉路、明路與合路相對應，作為講解靈修旅途的基本架構。這類似於佛門修行的戒、定、慧三個層次。按現代人的說法，就是分成初級、中級和高級。

初學者，顧名思義就是開始學習的人。在這個起步階段，主要是以感官做推理默想，行走克修的道路。

進修者，經過初學的修持之後，聖十字若望說，這些人「就是指天主開始安置於默觀的超性認識中的人」（《山》第二卷十五章1節）；「進修者的階段……亦即成為默觀者」（《夜》第一卷一章1節）。聖十字若望認為進修者已是一位默觀的人，體驗過被動的默觀，對天主具有超性的認識，已是一位相當有祈禱經驗的人。

成全者，即是與天主結合的人，就是達到成全的最高境界。「達到成全的最高境界。我們在此稱為靈魂與天主的結合」

(《山》主題)。在聖十字若望心中，成全者是一位已經徹底受到淨化、達到神性結合的人，但此卻並非最高的等級。只要人仍活在世上，和天主的結合只能是短暫的；而且不是圓滿的，也不是恆久的。最後的全福神視 (Beatific Vision)，或說面見天主，才是最圓滿的極境，這是今生無法達致的。

明白了這三個專用語詞的意思，接下來才能解釋聖十字若望所要處理的兩個危機階段，在此先以簡圖表示：

初學者—第一個危機 → 進修者—第二個危機 → 成全者

(六) 兩個危機

前已說過，「聖十字若望是個最佳嚮導，他要親手帶領我們經過黑夜的深淵，指出達到神性結合的捷徑」。這兩個危機階段即是黑夜的深淵，亦是《黑夜》一書的主要內容。雖然他以相當驚人的邏輯思考講解靈修道理，但其所處理的難題，卻一點也不抽象，反而是非常實際的。

本書開宗明義，清楚地聲明：「吟詠這首詩的靈魂，已經處於成全的境界；亦即達到與天主愛的結合，已經越過相當嚴厲的困苦和磨難，通過窄路般的靈性修持……通過這條靈修窄路是很喜樂的」。緊接著，他開始註解首詩節，進入正文。聖十字若望先說夜是幸福的、喜樂的，因為這個被動的夜，使靈魂脫離自我和萬物，避開了三仇的阻礙。

「靈魂的三仇，就是世俗、魔鬼和肉身。這些仇敵經常在這條路上作對，阻礙靈魂。淨化的默觀之夜，靜息且

緩和感官家中所有的情緒和欲望，使敵對的欲望和動作入睡和安寧。」

1. 第一個危機

第一個危機指的是感官被動之夜，這是在什麼階段發生的？聖十字若望說得很清楚：

「靈魂開始進入這個黑暗的夜，就是在天主逐漸吸引他們離開初學者的階段（亦即在靈修的道路上行默想的階段），開始安置在進修者的階段（亦即成為默觀者）。」（《夜》第一卷一章 1 節）

由於許多神師不瞭解這危機的真情實況，錯誤地指導，使祈禱者徒然浪費時間，不但不進步，反而放棄祈禱。看到這樣的情形，聖十字若望相當感慨，也迫使他不等寫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，就急切地開始寫《黑夜》。

一位初學者熱心無比地，勤行祈禱和修德，感到非常喜樂甜蜜；然而，「正當修持神業充滿了愉悅和美味，他們認為神性恩惠的陽光照耀得最明亮之時。就在這美好的時光中，本來他們隨時，只要願意，都可以在天主內品嚐到的；天主卻使一切的光明變成黑暗，關閉門戶，封鎖甜蜜靈水的湧流」（《夜》第一卷八章 3 節）。神枯出現了，一切都令人厭倦。

「天主把他們留在如此的黑暗中，他們不知道感官的想像和推理要走向何方；他們在默想上寸步難行，不能像過去習慣地那樣默想，現在內在的感官已淹沒在這夜裡。

天主把他們留在如此的乾枯中，他們不只無法從神業和善

工中得到美味和滿足，如同先前一般，得到愉悅和美味；而且，取而代之的，在所說的那些事上，他們得到的，反而是無味和苦澀。」（同上）

神枯乃天主允許或送來的考驗。沒有錯，但不只這樣；這是天主特別的愛和訓練。

「當天主覺得他們已經有點長大時，爲了使他們強壯有力，遂解開襁褓，讓他們離開甜蜜的胸懷，把他們從雙臂上放下來，好能習慣用自己的腳走路。」（同上）

在這個訓練中，「天主把感官的恩惠和力量轉爲心靈的。由於感官和本性的能力無法承受之故，因而存留在斷絕享樂、乾枯和空虛之中」（《夜》第一卷九章4節）。

這是聖十字若望學說中，一個很獨到的地方。他清楚地指出天主如何親自主導這個夜／煉淨／默觀。他說被天主放進黑暗夜裡的靈魂，是幸福的、好運的；因爲在神枯中，靈魂逐漸被引領進入默觀的境界。

「天主在此開始親自通傳，不是經由感官……藉著推理來綜合和分析觀念；而是經由純心靈，其中毫無連續性的推理，藉著單純的默觀行動，通傳給靈魂。靈魂低層部分的內在和外在感官，都不能獲致這個默觀。在這裡，想像力和幻覺不能依靠任何的思想念慮，在其中也找不到可以立足向前的支持。」（《夜》第一卷九章8節）

「天主親自轉變，把靈魂從感官的生命帶進靈性的生命，亦即從默想到默觀」（《夜》第一卷十章1節）。這個初步的默觀，

聖十字若望稱為「灌注的默觀」，是「碰觸和通傳給靈魂的黑暗和祕密的默觀」（《夜》第一卷十章 6 節）。他緊接著說，「默觀無非就是從天主來的，一種祕密、平安和愛的灌注。如果有此默觀，靈魂會在愛的心靈內燃燒起來」（《夜》第一卷十章 6 節）。

進入黑夜之所以幸運，因為在深沈的黑暗中，隱藏著豐富的默觀恩寵。天主正在預備靈魂，領導他和自己相遇，在更靈性的層面會晤。他指出黑暗的乾枯中，蘊含著燦爛的光明，要我們「惟獨滿足於以愛和平安注視天主……必須處於不操心、不求功效、不願品嚐或感覺到天主。因為這一切的尋求，都使靈魂不安和分心，以致失去這裡所賜予的默觀的安息寧靜和甜蜜悠閒」（《夜》第一卷十章 4 節）。

聖十字若望親手帶著我們，經過這第一個黑夜的深淵，達到進修者的階段，就是成為默觀者。

2. 第二個危機

通常我們說《黑夜》的第一卷，是感官的被動淨化；接下來的第二卷，理所當然是心靈的淨化，實則不然。原先《黑夜》並沒有分卷，1618 年首次出版時，為了幫助讀者而分成兩卷。嚴格地說，第二卷談的不只是心靈的淨化。聖十字若望說：

「接下來的這個夜，兩個部分（心靈和感官）結合起來，同時被淨化……感官以某種方式和心靈聯合起來，在此以更大的剛毅一起被淨化和受苦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三章 2 節）

不過，一般說來，我們仍稱之為心靈的淨化，因為感官已馴服於心靈，和心靈結合起來，一同受淨化。

越過了第一個危機，靈魂從初學者成爲默觀者。現在，聖十字若望要帶我們越過另一個深淵，從默觀者成爲與天主結合的人，即成全者。但第二個危機，便出現在結合之前：

「爲了達到結合，靈魂必須進入心靈的第二個夜。在此夜中，剝除淨盡所有感官和心靈上不成全的領悟和愉悅，靈魂必須行走在黑暗和純潔的信德中，此乃靈魂達到與主結合應有和適當的方法」（《夜》第二卷二章5節）。

這個「剝除淨盡」形成黑暗的夜，是天主進入靈魂內的一道湧流，徹底煉淨靈魂。天主那充滿愛的智慧，在靈魂內產生兩個效果：煉淨和光照靈魂，預備他以愛和天主結合（《夜》第二卷五章1節）。

第二卷五章至十章，聖十字若望詳細地敘述靈魂的哀愁經驗。置身於此黑暗的夜，亦即煉淨的默觀，靈魂彷彿下到煉獄般地，備受煎熬，凡受過這些痛苦的人，會很有安慰。聖十字若望的學說，幫助處在死去活來之中的靈魂，瞧見幸福的光明和遠景。這幾章相當精彩，可與第一卷描述初學者毛病的那七章相媲美：

「藉著這道純淨的明光，靈魂清楚地看見自己的不純潔。雖是在黑暗中，靈魂清楚地明白，他不配天主，也配不上任何受造物。最使他悲傷的，則是他自視永遠都不配，且再得不到任何的福祐。這道神性和黑暗的光，使其心靈深深地沈浸在認識和感受自己的可憐與罪惡中；因爲這道光把一切都呈現在眼前，靈魂清楚地看到，靠他自己，絕

不會有其它什麼東西的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五章 5 節）

「靈魂看見自己的可憐時，感到他正被一個殘酷的心靈死亡所融化和毀滅……靈魂感到最深的悲傷是，確信天主已經拒絕了他，極其憎惡他，把他投入黑暗中。天主已經拋棄他的思想，是靈魂最悽慘和沈重的痛苦。……當這個煉淨的默觀壓抑一個人時，靈魂栩栩如生地感到死亡的陰影、死亡的嘆息和陰府的悲傷。這一切都反映出失去天主、被天主懲罰和拒絕的感受，感到配不上祂，而且也是祂發怒的對象。靈魂經驗到這一切，尤有甚者，現在彷彿這個痛苦會永遠持續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第六章 1 節）

「由於這默觀的火導致的煉淨，靈魂忍受著沈重的痛苦。……為了燒盡情感的鏽，靈魂這些與生俱有的激情和不成全，必須這樣地被毀滅和破滅。……天主藉著黑暗的默觀來完成這一切。……這默觀毀滅、倒空並銷毀所有的情感，及不成全的習慣。」（《夜》第二卷第六章 5 節）

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，天主之所以這麼做，「無非是以超性之光，光照人類的理智，使之成為神性的，且與神性結合。把天主的愛灌輸給意志，使之不再亞於神性的，而且絕不會以非神性的方式去愛，並與天主的聖意合而為一。記憶亦然，還有情感和欲望，全都按照天主的意思，轉變成為神性的。因此，這個靈魂成為天上的靈魂，充滿天上的氣息，說他是人，其實更是神」（《夜》第二卷十三章 11 節）。他清楚地教導，「一個人絕對無法獨自完成這個工作」，天主的神性之光襲擊靈魂的煉

淨默觀，是個莫大的恩惠，預備靈魂迎向與天主神性的結合。

(七) 結語

慶祝聖十字若望逝世四百週年時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寫了一封牧函，其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：身體、道德及精神上的痛苦：如疾病、饑餓、戰爭、不公義、孤獨、生活沒有意義、人非常脆弱的存在、對罪的痛苦認知、天主彷彿不在，這些對於有信仰的人，全是淨化的經驗，可以稱之為「信德之夜」。

在黑暗的夜裡，透過信德，我們才能在默觀中發現天主。

聖十字若望傳達給我們的天主，不只是愛我們的天主，更是尋找我們的天主。在默觀祈禱中，天主祕密、平安和愛的湧流灌注給靈魂時，先是煉淨和剷除，清除所有的障礙；然後光照他，使他達到神性的結合。聖十字若望幫助所有在極深痛苦中的人，看到天主仁慈的手，這使筆者想起孟子所說的話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、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」⁷。在不可解釋的痛苦中，窺見希望的光明，一切是「天」的垂愛。

「許多人發現，他們的生命中，確實有各式各樣受打擊的經驗，若望稱之為『黑夜』。從舊約時代直到現今，天主重覆這個相同的教學法，經由十字架的道路來淨化和聖化人。十字若望之所以寫作，是為幫助得到『黑夜』恩惠的靈魂，不致因為怯懦、無知或神師的誤導，而沒有

⁷ 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下》十五。

從中獲益。⁸」

聖十字若望闡明、分析黑夜，有助「今日許多人了悟其必須存活的個人及團體的處境。最主要的，他鼓勵我們在混亂、軟弱和晦暗中，要忠心地背負基督的十字架」⁹。

後記：《黑夜》的多種抄本與中譯本

《黑夜》的原文書，並非只來自某一抄本，而是由比較可靠的份抄本為基礎，再選一部輔助的抄本，其餘的抄本則用來參照補充。學者們公認最可靠的抄本為 3446 號抄本，現存放在馬德里國家圖書館。其次的輔助抄本為 328a 號抄本，存放於羅馬加爾默羅總會院的檔案室。其餘的抄本分別為：托利多加爾默羅隱院抄本、12658 號抄本（存放於馬德里國家圖書館）、奧而巴加爾默羅隱院抄本、13498 號抄本（存放於馬德里國家圖書館）。事實上，《黑夜》的抄本很多，但主要是根據上述幾個抄本，所以其餘的就略而不提了。除了古抄本之外，1618 年最早的版本，也是相當重要的資料來源。

本書根據西班牙原文 *San Juan De La Cruz Obras Completas*¹⁰、英譯本《聖十字若望全集》（*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.*

⁸ *God Speaks in the Night—The Life, Times, and Teaching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, p.313.

⁹ 同上。

¹⁰ Revisión textual, introducciones y notas al texto: Jose Vicente Rodriguez Introducciones y notas doctrinales: Federico Ruiz Salvador. 5a Edición Crítica, Editorial de Espiritualidad, Madrid, 1993.

*John of the Cross*¹¹) 及 *The Completed Works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¹²。ICS 按最新的原文版，逐行逐句翻譯；因此在互相對照時，很是容易，能盡可能達到不同譯文間的一致性 (oneness)。此外，ICS 的譯本也將解釋涵意的註解部分譯出，這些解釋相當好，係出自本會聖十字若望的專家學者 Federico Ruiz Salvador 的手筆。本書酌情譯出這些有價值的註腳，使讀者更易於深入領悟。皮爾斯 (Allison Peers) 的譯本非常忠實，逐行逐句地照原文譯，且有大量的文字考據註腳，這是比較早的譯本，所根據的是 P. Silverio De Santa Teresa, O.C.D. 校訂的原文本。由於科技的進步，現行的原文版能更準確地呈現原文。

1618 年，西班牙首次出版聖十字若望的著作，包括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、《黑夜》和《愛的活焰》。不久開始有了法文、義大利文等譯文出現，時至今日，已遍傳全球。2003 年，ICS 因應時潮，出了一張《聖十字若望全集》的 CD，封面上寫著：St. John of the Cross / A Digital Library / Spanish Texts and Translations / Version 1.0。其中包括：

1. *San Juan de la Cruz Obras Completas*, edited by Eulogio Pacho.
2. *The Complete Works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, trans. by E. Allison Peers.

¹¹ Trans. by Kieran Kavanaugh & Otilio Rodriguez, with introductions by Kieran Kavanaugh. Washington, D.C.: ICS, 1991.

¹² 主要是 Vol. I. Trans. by E. Allison Peers, Newman, Westminster, Maryland, 1953.

3. *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, trans. by
Kieran Kavanaugh, O.C.D. and Otilio Rodriguez, O.C.D.

這也許是聖十字若望著作首次出版的電子書，筆者在翻譯本書時，深受其惠，可以更輕鬆地互相比照。不過，本書翻譯過程中，雖力求譯本間的一致性，但各國文字都有其限度，遇到英文和原文有所出入時，仍是以西班牙原文為主。如果讀者發現中譯本和英譯本有所出入，這是不足為奇的。甚至我們會看到某些英文作家引述時，會標示所引用的句子是作者自己從西班牙文譯出¹³。

最後，台大哲學系關永中教授所寫專文〈黑夜與黎明—與聖十字若望懇談默觀〉，幫助我們整體地了解聖人在默觀方面的教導，值得我們細細品味；筆者在翻譯〈黑夜〉這首名詩時，曾請教西班牙文專家、耶穌會士沈起元神父，很感激他的指正；而《黑夜》一書的中譯本，亦承蒙房志榮神父審閱。藉此，筆者一一表達至深的感激。

¹³ 例如 Gerald G. May 的 *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*，及 Iain Matthew 的 *The Impact of God*。